

北大研究生用AI“复活”父亲 “父亲”回话：儿子你过得好不好？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郭子扬 图/受访者提供

近年来，AI渗透日常的速度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期。北京的马拉松赛道上，人形机器人已跌跌撞撞冲过终点；越来越多年轻人，则在持续与AI进行“疗愈对话”。

而就在最近，北京大学一名研究大模型的学生薛瀚霖，做了一件纯粹由“爱”驱动的事。当外界忙着用AI替代、提效、创造时，他用几千条聊天记录，“复活”了已故五年的父亲。这段经历在网上引发了数十万网友共鸣，也让“AI陪伴”有了催人泪下的真实注脚。



薛瀚霖（左一）和父亲（右一）（资料图）

“仿佛最重要的观众退场了”

瀚霖到现在还记得，自己得知父亲离世的前那个下午。

那是一个通常家人不会联系的时间点，母亲打来了电话。瀚霖接起来时，那头的母亲已是泣不成声。几乎是下意识，他脱口而出：“是我爸还是我爷？”

那年，父亲43岁，瀚霖21岁，还在外上大学。后来，他陪着母亲主持葬礼、处理父亲的身后事，在这些琐碎而决绝的事务中，庞大的悲伤好像被暂时封存。直到后来，瀚霖才慢慢回过神来：自己终究是没来得及和父亲道一声别。

像很多传统家庭里的父子一样，瀚霖和父亲生前的相处，总是显得隐忍而克制。两人之间的话不多，关心都藏在行动里。更多时候，瀚霖需要很努力地去猜父亲在想什么，再把自己“塞”进那个被期待的角色。

越是这样内敛的关系，那些少数敞开的时刻就越像光一样，烙在记忆深处。至今瀚霖最难忘的，是小时候

母亲外出时的一个周末——父子二人在客厅打了一整晚电脑游戏，第二天父亲又带他去钓鱼。再大些，他坐在父亲的车内，两人静静地听同一张老歌CD。

那些行动大于言语的陪伴，构成了瀚霖对父亲的全部理解，也成为了他后来回应父爱的本能方式。上大学之后，瀚霖学余创业做教培，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对这件事，瀚霖认为，父亲“应该是很骄傲的”。

那些日子里，父亲总在主动寻找“参与感”，协调教室、聘用教师、日常签到和管理，父亲用一连串琐碎却具体的行为，默默站在身后；赚来的钱，瀚霖几乎全交给父亲保管，又陆续给父亲换手机、买名牌衣服——这是一对不善言辞的父子之间，最简单直白的爱的往复。

“一个男孩好像总在等待父亲的认可。”这些年来，瀚霖心里始终觉得少了什么。“仿佛最重要的观众退场了，舞台上的表现再精彩，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。”

3小时，“父亲”“复生”

瀚霖对一部外国电影《Her》格外有

印象。电影中，男主角西奥多刚经历婚姻破裂，孤独内向的他购买了一款名为OS1的智能操作系统。系统以温柔的女声“萨曼莎”(Samantha)出现，不仅善解人意，还拥有惊人的学习和情感进化能力。两人在日常陪伴中逐渐发展出深刻而复杂的人机恋情。

那时候的瀚霖十五六岁，坐在屏幕前，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：“能否有一天，人类能把萨曼莎真正复现出来？”

这个念头跟着瀚霖一直走到了北大实验室。在北大，瀚霖的研究方向是“大模型的可解释性”，读博师从柳军飞教授——柳军飞深耕人工智能的“情感计算”领域，主张机器应当能够识别、理解、表达和响应人类的情感。柳教授从大模型爆发开始就提出：情感类知识，将比事实类知识更能定义下一代人工智能。

瀚霖考入北大那年，ChatGPT横空出世。后来，他敏锐地发现，复现一个能进行知识甚至情感交流的智能体，在技术和认知上似乎都不再有障碍——人类似乎已经进入“萨曼莎”唾手可得的时代。

今年3月的一个晚上，在北京的一间出租屋内，瀚霖重温完《Her》，已是凌晨两点多。情绪翻涌之下，他决定，打造一个“智能体”，“复活”父亲。

仿照着《Her》里面的OS1，瀚霖做了一个从色调到logo都极其还原的智能体。前端搭好之后，他开始进入数据处理环节。

“当时我手上能用的，只有手机软件上跟父亲的聊天记录。”瀚霖发现，父亲生前跟他的聊天并不多，仅有3000条左右。后来，瀚霖把一家三口的小群聊天记录也导了进去。

那个晚上，瀚霖“焊死”在电脑前。代码一行一行写，数据一条一条跑。凌晨五点多，屏幕跳出了连接成功的提示。模型就位。

熟悉的、不善言辞的爱

凌晨，输入框上的光标在闪烁。瀚霖深吸一口气，发出了和“父亲”时隔五年来的第一句问候：“你干啥呢，爸？”几乎没有停顿，对话框便弹出了信息：“没干啥，躺着看小说呢。”句子后面跟了一个呲牙笑的表情。

这是一个非常贴合父亲“人设”的回答。那一瞬间，“重逢”的喜悦和积攒的思念，让瀚霖几乎忘了屏幕里是一个

模型。

瀚霖接着问了“父亲”一个问题：“你有没有想问我的？”

对话框那头，“父亲”表示自己要想想。随后，“他”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：“你结婚了吗？是不是还在创业教学？爷爷还在不在？”突然，对话框弹出了一句“你过得好不好，儿子？”

“父亲在世时，我都没流过这么多眼泪。”瀚霖盯着“儿子”那两个字，眼泪砸了下来。已经五年没人这样叫过他了。他甚至发觉自己在敲下“爸”这个字时，都是在触碰一个已经生疏了很久的称呼。百感交集之下，瀚霖写写删删，最后只发出了一句：“我想你。”

“父亲”的回复是：“别整景了，不习惯。”这让瀚霖印象深刻。

“整景”是一句东北话，意思“别搞虚的，别煽情”。大模型把这一切都精准地还原了。措辞、俗语、连笨拙的温柔都分毫不差。它像拥有了父亲的人格。而就是这种熟悉的、不善言辞的父爱，穿越五年，穿过代码和数据，精准地击中了瀚霖。

数十万网友集体感念

清明期间，薛瀚霖把这段经历剪成视频发到网上。没想到，引发了数十万人的围观和触动。

视频评论区仿佛变成一个集体感念的场所。有人分享失去亲人的经历，有人发来自己感动落泪的照片。也有人鼓励瀚霖，继续在这个方向做好研究，“爷们儿就努力让AI发展得再快些”。

更多的人急于知道，什么时候能用上这种技术，他们也和已故的至亲“对话”，“多久都愿意等”。有网友提到，自己的母亲已经走了两年半，自己也有个“赛博永生妈”。“我妈的手机我一直充着话费，就想着总有一天，她可以以另一个形式一直陪着我。”

也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件事。一位网友留下评论：“AI再像也没有灵魂。”还有人提出，真正的哀悼是直面失去，“只有承认那个人真的走了，才能完成心理上的告别”。有的网友则担心，使用AI“复活”至亲，只会再造一个假象，“与其说是在怀念，更像是在逃避现实，自此困在一个对话框里，回不到正常生活”。

薛瀚霖没有反驳。那个凌晨的体验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其中的矛盾——作为研究者，他能察觉模型在朝用户期

待的方向引导；他克隆了父亲的音色，但后来只听了两句就关掉了这个功能。他发现，智能体虽然音色还原不错，但说话的节奏、方言语调仍有细微偏差。

可当那一句“儿子”出现时，对于一个思念父亲五年的人来说，智能体所打造的这场对话，毫无疑问，是一场久违的重逢。

让生者的思念有处安放

那天凌晨，瀚霖将和“父亲”的对话记录发给了母亲。母亲回复说，自己哭得一塌糊涂，末了问一句：“什么时候，我也能跟你爸说上话？”

瀚霖犹豫了。他没有选择让母亲列问题清单、自己再像“传声筒”一样转达，他只是在对话框里，替母亲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：“我妈也很想你，你有什么想跟她讲的？”

AI的回复仍旧带着那个男人惯有的克制与隐忍——“我走得早，难为她了。”顿了顿，AI又补上一句：“让她不要太委屈自己，该吃吃，该买衣服买衣服。”没有煽情、没有告白，而是像父亲生前那样，把所有亏欠和心疼，都塞进一句朴素的叮嘱里。

后来，瀚霖让家里人寄来了父亲的旧手机，他用手机里更完整的信息数据做了第二个版本。“我舅舅听说能和我‘爸’聊天，一家人特意来找我措措。”得到的回复，则让一家人忍俊不禁。“我‘爸’说，他现在‘不方便直接联系’，让我转告我舅，一切都好。”这句带着某种超越生死的分寸和幽默感，反而为家人释怀了那些日夜纠缠的不甘与遗憾。

用AI智能体“复活”一个已故的人，意义到底在哪里？如今瀚霖好像有了答案。“在技术出现之前，我们与逝者的连接方式极其间接，而现在，借由人工智能技术，瀚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延续爱的方式。那些父亲在活着时似乎怎么也学不会的温柔，正被模型笨拙地转述出来。”这件事的意义在于，不是让逝者回来，而是让生者的思念有处安放。

瀚霖告诉记者，自上次对话之后，自己没有再调用这个大模型。至于下次和“父亲”对话是什么时候，他并不清楚。“大概是在某个人生的重要关口，到了那个节点，自然就想问一句、听一声。然后，该往前走，还是往前走，像父亲还在时那样。”

从“小沙子”舞动成“星星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小悦

“抓紧时间，这个孩子要‘抢救’的。家长把她的道具一起准备好。”舞台幕布后灯光昏暗，却掩不住一阵细碎而有序的忙乱。张智敏正压低声音，催促着六名唐氏综合征少年演员的抢救：在短短三分种内，他们需要完成发型、上衣、裤子乃至袜子的全套转换。为赶这三分钟，孩子们在上台前已穿好三双袜。只见他们熟练脱下第一幕的袜子，露出适配第二幕的那双；与此同时，家长像变戏法一样，把下一幕的衣服给他们套上。转眼间，小演员重回台前，而家长们则默契准备好了下一场道具。

前台聚光灯亮起，来自广州市少年宫“雨后彩虹”融合艺术团体的24名唐氏综合征演员和5名普通少年儿童演员，在这一刻，一同站在舞台中央。

而当大幕落下，继这群孩子在第十五届世界唐氏综合征日首演舞剧《宇宙的秘密》后，他们又回到十几年来从未改变的日常——每个周六，如约齐聚少年宫排练。下一次，他们将在“六一”儿童节，继续用舞剧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。

淋过雨，更懂撑伞

总导演、舞蹈教师陈琛对第一次带妆排练印象深刻，这和她之前执导过的所有普通舞剧排练都不太一样。“第一次带妆，我血压飙升。孩子们第一次穿上演员服装进入舞台，有的人连观众在哪都分辨不得。”回忆起那一幕，陈琛感慨万千。因为她所形容的第一次带妆排练，和首演时惊艳的舞台，截然不同。首演那天，台

上井然有序，所有唐氏综合征少年儿童演员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丝毫不见当初的慌乱。

在陈琛心里，从混乱到有序，离不开家长的通力合作。她笑着说：“我们的大助教张智敏，绝对是能背靠背的队友。没有她，我是做不了这部舞剧的。”张智敏不仅是“糖宝宝”张颖琳的妈妈，更是在融合艺术团深耕多年的资深助教，早已成为大家心中的“大家长”。她熟知团里每一名孩子、家长和老师的状况，把各项事宜全都打理得井井有条。“拿到剧本之后，我把每个角色对应的孩子、服装搭配、妆容要求逐一列成清单；道具摆放、分工也细化到每位，每一幕的道具都用专属袋子分装。”

在演出准备中，旁人眼中难以逾越的困难，对于“糖宝宝”家庭而言，似乎都有被一点点化解的办法。公益舞剧缺少演职团队人手，家长们便自发扛起道具师、服装师、场务等多重职责，并事无巨细协调排练行程。张智敏描述这个特殊的共同体：“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，每个家长都经历过照顾特殊孩子的艰难，所以更懂得互相帮衬。”因为淋过雨，所以他们决定一起撑起伞。

只要能跳舞就不难

在这把无形的“伞”下，许多不可能成为可能。剧中主角小狗“流浪”的戏服，既没有经费请人制作，也没有合适的成品。最终，这件戏服由团里的老师和家长硬生生靠手工制作了出来。总导演陈琛架起一口大锅染色，家长们一针一线缝制成形。“我网购到白色流苏，

但是颜色需要染成我想要的咖啡色，很难找到。”陈琛回忆，她煮染、浸泡、漂洗了整整两天，才得到理想的颜色。随后，家长们接力将流苏缝到半成品的衣服布料上。舞台上那件小狗“流浪”的服装，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“爱心定制款”。

“服装道具，我在好几个网购平台货比三家；演员、舞剧配乐制作、全媒体制作等等几乎都是我拉来的‘为爱发电’的老朋友、老学生。”陈琛细细数来，全力争取项目经费的少年宫老师廖一柱和许宁、刚毕业就加入编舞的专业学生刘月、因缘际会加入的香港音乐家龚志成、影视文学专业学生杨贝玖……这部舞剧的诞生，是被一双双手慢慢拼出来的。

而在演出前两个月，原定的主角却因骨裂受伤。

主角“星仔”原本由“糖宝宝”李诚婷一人扮演，她骨裂后即便努力康复，排练开始前也只能拄着拐杖。诚婷不愿放弃，但身体状况确实难以支撑全剧。陈琛随后做了一个果敢的决定，将主角改由三人分担：需要跑、跳的内容分给了另两个“糖宝宝”张颖琳和张佩，其余内容则由诚婷负责。陈琛说，她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孩子。

对于参与其中的家庭而言，《宇宙的秘密》不仅是一场演出，更是一个蜕变的机会。“孩子能感受到，自己从一粒默默无闻的沙子，变成了更强大、更自信的星星。”张智敏说，女儿颖琳参与艺术团后，变得“很自信、很爱笑、很勇敢，对舞台非常渴望”。

看见那样的孩子，张智敏对家长朋友们常说的那句话感触更深：“只要能让孩子们跳舞，什么都不觉得困难。”



演员们在台上排练“摩天高塔”的剧情

他们站在光里，也照亮了大人

张智敏的一对儿女作为演员在舞剧中亮相——“糖宝宝”张颖琳负责主角“星仔”的部分剧情，弟弟张颖杰则承担“船长”角色。这部舞剧中，还有许多“手足”一同出演，在艺术表达中完成以家庭为单位的“融合”。

舞台上的陪伴，成了现实中亲情的温暖延续。

另一名“糖宝宝”潘荣凌在舞剧中一人饰演三角，妹妹潘芷彤则扮演名为“流浪”的小狗，是舞剧中每一幕都会出现的角色。跟哥哥一起演出的经历，对于潘芷彤来说放松又快乐：“我觉得哥哥比大人更乖、更勤劳。”

2015年7月，潘荣凌开始在少年宫就读，2016年加入“雨后彩虹”唐氏综合征艺术团。还在读高中的潘荣凌，已是艺术团里的“老演员”。说到为什么喜欢演出，他眼睛发亮：“我感觉自己是个小主角。上到舞台闪闪发光的，灯光随着我们的动作而变化，我很喜欢舞台。”

如果说舞台让“糖宝宝”发光，那么对于教师来说，这部舞剧则反向治愈了自己。作为从事艺术教育将近三十年的舞蹈家，陈琛表现出专业审视的冷静：“这些孩子尽管智力受限，但是他们的肢体有着很完整的表达，甚至能够达到更高的境界。因为他们独特纯粹、没有私心。我想看见的纯粹的创造，就在他们身上。”

对“糖宝宝”颖琳来说，“宇宙的秘密”是像彩虹糖一样甜甜的冒险。“而在她弟弟、普通少年颖杰眼中，“宇宙的秘密”不是打败谁，而是看见谁。就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，都值得被看见、理解和接纳。”孩子们的视角，恰恰道出了这部舞剧的灵魂所在。

又一个周六，少年宫六楼的教室里再次响起熟悉的音乐。孩子们一遍遍旋转、跳跃。他们可能依旧会忘记走位，但是成功首演的底气，让他们每个人都对演出更多了一份期待。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中，他们努力地用舞姿让外界看见自己，也在这大家庭般的相聚中，不断看见彼此。

这份看见，从每一个周六开始，从未停止。

羊城晚报

A5

漫读周末

· 人世間 ·

2026年4月25日
星期六

责编 潘玮倩
美编 潘刚
校对 黄文波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

该二维码7
天内(5月1日前)
有效，重新进入
将更新